

抗日情報戰 (十)

喬家才

戴笠將軍和他的同志

王兆槐勇於任事

王兆槐記得很清楚，十七年第二次北伐時，國民革命軍北伐總司令部設在徐州，參謀總長是楊杰，參謀處長是林蔚文，他是上尉參謀，主要的任務是遞送重要作戰命令，寫寫通報。戴笠先生也是上尉連絡參謀，在隴海路、津浦路上從事情報搜集工作。他還記得參謀處的一部份人物，有少將高參熊式輝、上校參謀盛世才和湯恩伯等。有一天，他奉命送一件重要的作戰命令給陳調元，要陳部第二天攻擊前進。剛好楊杰和熊式輝乘汽車赴前方，他們坐車後面跟着一輛馬弁們坐的卡車。王兆槐為爭取時間，要求搭乘卡車，楊杰沒有說甚麼，熊式輝却拒絕了，他說：「你去騎馬吧！」

王兆槐祇好騎馬去送公文，馬不停蹄，跑了一天到深夜，才找到陳調元的總部，因為他前進，部隊也在前進。公文送到了，馬也死了，這是他一生最難忘的一件事情。他始終不了解，他是

總司令部的參謀，送總司令部的重要公文，熊式輝為甚麼不讓他搭乘便車？而要他騎死一匹馬去趕路呢？

那時戴先生的經濟情況十分惡劣，做情報是要花錢的，但沒有特別費，祇靠上尉薪餉，那裏够用？所以戴老太太每月從江山寄錢給他，維持生活，維持工作。徐州是軍事重鎮，他在徐州連個落脚的地方都沒有，住旅館太費錢，住不起，往往在車站打開行軍床來睡覺。王兆槐十分同情，過意不去，給他介紹了一家印刷店，才算解決了住的問題。王兆槐同戴先生既有這種深厚的關係，等戴先生主持特務處以後，他自然參加了特務處的工作行列。

敵前偷渡搶運槍彈

二十六年蘆溝橋事變時，王兆槐任淞滬警備司令部稽查處長，警備司令是楊虎。楊虎和他的太太陳華對戴先生的工作幫助很多，所以戴先生要派得力幹部王兆槐去做稽查處長，要他盡力幫助楊虎司令。八一三日本軍閥向我駐滬部隊挑釁

，爆發淞滬戰爭，十五日戴先生到了上海，着手組織蘇浙行動委員會別動隊，十六日曾給王兆槐一封親筆信：「此次中日戰爭，固為我中華民族生死存亡之交，但亦為我領袖領導下革命團體生死成敗之所繫也。吾人在此時期，應如何不避艱險，努力工作，以報領袖與黨國，亦即所以自求生存之道也。萬望兄以身作則，立即激勵所屬同志，不畏難，不怕死，不分晝夜，努力工作。情報務期確實而迅速。」

就在十六日下午，戴先生給王兆槐下了一道命令，要他把日本三菱和三井洋行倉庫內存放的武器彈藥，儘量搶運到南市。戴先生不同於尋常人的地方，就是能够注意到別人所不注意的要務，能够緊抓住別人所忽略的工作。日本人的倉庫裏存放着武器，別人不注意，他却注意到了。

黃浦江裏停着八艘日本軍艦，在交戰狀態之下，戒備森嚴，入夜兵艦上的探照燈不時向四周探照，發現情況，會立刻開砲射擊。所以這一項任務是非常困難、非常危險的，但是戴先生的命令不打折扣，做不到的也得做，不論怎樣艱險，

都得做妥做好。

王兆槐向招商局借了三艘駁船，挑選了四十位年青力壯的勇敢同志，本着戴先生「不畏難，不怕死，不分晝夜，努力工作」的指示去進行。王兆槐帶着陳邦國、劉耀、鍾鑄人、陳步雲等得力幹部，率領三艘駁船，在閃避敵人兵艦探照燈的空檔裏，於十六日夜晚九點多鐘抵達倉庫碼頭。

他的運氣不差，沒有遭受阻撓。

倉庫用大鐵鎖鎖着，鎖環比大拇指還粗。他們帶有鋼鋸，用濕毛巾裹住鎖環，用力拉斷鋸。這項工作，幾乎消耗了半個多鐘頭。敵兵艦上的探照燈照來，大家匍匐在地上不動。鋸斷鐵鎖，打開倉庫，果然和戴先生所指示的分毫不差。倉庫裏堆滿嶄新的馬牌曲尺左輪手槍、輕機槍、三八式步槍、各種子彈、航空器材。四十個幹部迅速搬運，先搬運手槍、輕機槍，再搬運步槍和各種子彈，從九點多鐘開始，一直到第二天清晨四點鐘，裝滿三條駁船，安全運回南市，每個人



戴笠將軍獨坐凝思，他能注意到別人所不注意的重要事務。

都已精疲力竭，動彈不得。

聯繫四行倉庫孤軍

淞滬警備司令部稽查處設在南市白雲觀，王兆槐住家則在法租界薩坡賽路。率領八百壯士堅守四行倉庫的謝晉元，廣東人，黃埔第四期畢業，和王兆槐是同期同學，有金蘭之好，交情很厚。因為他堅守四行倉庫，受到上海市民的熱烈擁護，送他的慰勞品無法直接送到四行倉庫。不知道甚麼人傳出消息，說稽查處長王兆槐可以轉送，於是慰勞品向薩坡賽路王宅擁來，堆滿院子。王太太王持平（揖琴）不能拒絕代轉，阻止不了市民的熱忱，但是由法租界至四行倉庫，要經過公共租界，有一段很長的路程。而且敵軍已經將四行倉庫包圍，去送東西，困難重重。王持平非常能幹，就在萬分困難的情況之下，還是一批一批送去，一直到交通完全斷絕。

敵軍包圍四行倉庫以後，把對外的電話線都切斷了，後來不知道甚麼原故，接通一根通薩坡賽路王公館的電話線，並且通知王公館，這是一條通往四行倉庫唯一的專線，要他們負責收聽。這一下，可把王太太王持平忙壞了，她三天三夜守候在電話旁邊，負責聯絡四行倉庫。四行倉庫傳出來的消息，立刻報告戴先生和有關各方面。外面打給謝晉元的電話，她也轉過去。一直到這條專線被切斷，王持平才鬆了一口氣。當專線還沒有切斷以前，有一位租界的外國人突然來到王公館，要找王處長，王持平說：「這裏不是王公館。」

「那是誰？」外國人指着牆壁上懸的王兆槐的照片說：「不要怕，我不是來抓你們的。請你通知謝團長，租界要求不要再抵抗，不要再放槍，以免影響租界安全。現在作戰的部隊既然全部撤退，戰事已經結束，四行倉庫單獨抵抗，也沒有多大用處。」

「一切聽候委員長的命令。」王持平把外國人的要求通知四行倉庫，謝晉元這樣回答。

戴先生電話通知王持平，任務完畢，要她趕快放棄薩波賽路的住宅，以策安全。王持平遵照指示，立刻搬到翁州飯店。戴先生又來電話告訴她，那是一家漢奸開設的旅館，要她趕快遷移，於是王太太才搬到安全地方。

王兆槐在白雲觀稽查處，一直支持到敵人抵達石灰橋，距離白雲觀祇要半小時就可以到達，才遵命放棄。白雲觀關着警備司令部判決死刑的



王兆槐將軍早年的照相。

四十多人，他已無法請示怎樣處置。王兆槐心想，都是中國人，如果在敵人到達半小時以前將他們處死，於心何忍？於是打開牢門，放出四十多人，對他們說：「你們都是死刑，敵人馬上就到我，我自作主張，把你們放了，希望你們從今以後，好好做人，不要再犯法，趕快去吧！」

「謝謝處長再生之恩！」四十幾個人沒有一哭而散，都跪下，叩了一個頭，流着眼淚，異口同聲致謝以後，才分別離去。王兆槐不知道這件事處置得對不對，但他心裏覺得舒服一些。戴先生給王兆槐留下五千元，要他把上海的事情處理完畢，帶着重要幹部化裝離開上海，趕快到香港，轉往武漢。

逮捕韓復榘的一幕

第三集團軍總司令兼山東省政府主席韓復榘自動放棄濟南，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濟南為敵進佔。津浦路第六戰區司令長官

為馮玉祥，他以為韓復榘是他的舊部，很想和敵人打一仗，無奈韓復榘不聽他指揮，對於進攻山東的敵人不予抵抗，所以馮玉祥痛恨萬分。二十七年一月十一日戴先生奉到軍事委員會拿辦韓復榘的命令：「山東省政府主席兼集團軍總司令韓復榘，不遵命令，放棄守土；勒派煙土，強索民捐；侵吞公款，收繳民槍，罪大惡極，無以復加。着即革除本兼各職，拿交軍法執行總監部，依法懲治，此令。」

韓復榘手裏掌握着上萬的武力，他保

存實力，做着割據迷夢，才不抵抗放棄山東，一紙命令就可以逮捕嗎？緊接着委員長在開封召開軍事會議，戴先生決定乘這機會來完成任務。他帶了王兆槐和十二位行動人員，先從漢口北上，佈署一切。

王兆槐負了逮捕韓復榘的全責，在戴先生親自指導下進行。韓復榘來開封參加會議，如臨大敵，他帶着一團精銳部隊和一個警衛連，乘裝甲專車到達開封。警衛連的武器是清一色的二十發木殼槍，但是當會議進行時，韓復榘警衛連並不能進入會場。開會不久，突然發出緊急警報，停在車站的兵車，必須離開車站，韓復榘的一個團當然也開走了。他的警衛連也在躲避警報時候被繳了械，韓復榘已經成為孤家寡人，還在迷夢中。警報解除，與會的高級將領進入休息室的時候，情況就有些不同，明眼人一看，就知道要發生甚麼事情。

當韓復榘一腳踏進休息室，有兩位穿着中山裝的勁壯青年，一邊一個攙着他，反身走出休息室。車站上停着一列生火待發的專車，車上有湯恩伯的一連士兵。韓復榘上車，立刻向東開去，經過鄭州南下，一路不停，抵達漢口。王兆槐始終陪伴着韓復榘，成了他身邊的唯一侍從人員。

韓復榘的專車離開開封以後，軍事會議繼續開會，才宣佈了韓復榘不遵守命令，不抵抗放棄山東，失地誤國，業已逮捕，交軍法執行總監部依法會審，部隊由孫桐萱統率。韓復榘被捕的消息一經宣佈，全國人心振奋，帶兵的將領也知所

警惕。孫桐萱參加過廬山訓練，忠於國家，早對韓復榘不戰放棄山東，十分不滿。所以韓復榘被捕後，對於第三集團軍不發生一點影響，而成為堅強的抗戰部隊。

韓復榘抵達漢口，住進一棟兩層樓房的花園洋房，十分優待。王兆槐陪着他聊天、下棋，除了出庭應訊，不下樓，更不離開房屋。會審法庭由七位將領組成，何部長應欽任審判長，秦德純、徐源泉等任陪審官，前後開庭三次，每次開庭，王兆槐陪着出庭。韓復榘要求晉見何部長，何部長也接見了，囑他安心等候法庭判決。最後一次會審，判決極刑，於一月二十五日在武昌伏法。

籌備四一紀念大會

政府遷都重慶，王兆槐任軍統局的特務第五



勞建白在黃埔軍校肄業時的照相。

團團長，負責委員長暨全局的安全責任。每次總理紀念週或各種集會，都由他擔任指揮官。參加紀念週的同志，經常在一千人以上。這一千多人的服裝是各色各樣，戴先生是要在不同中求統一的，在形形色色中整理出秩序，變成整齊整齊的隊伍。他要按照各種服裝、各種顏色，各歸一起，接着高短，排列成行。因為不是部隊，沒有班長、排長，沒有連長、營長，全靠指揮官一人，要把這一千多人整理出頭緒來，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王兆槐却切切實實做到了。

記得二十九年四月一日軍統局成立八週年，要舉行紀念大會，這是創舉，沒有成例。大會秘書劉啓瑞、指揮王兆槐、總務郭斌，由他們三位負責籌備。會場在羅家灣廣場，可以容納兩千多人，臨時搭一座司令台，經過幾天，已經搭好。三月三十一日下午四點多鐘，戴先生巡視會場，認為司令台搭的不够氣派，找來王兆槐和郭斌，要他們立刻拆掉重搭。談何容易，一夜之間能搭好一座司令台嗎？郭斌在一邊自個兒唧噥着，王兆槐沒有吭氣。

戴先生的字典裏沒有難字，不可能的，也得變成可能；做不到的，也得做得到。劉啓瑞不良於行，聽到司令台不合適，趕緊跑來，和王兆槐、郭斌就在廣場開一個臨時小會，一方面破壞，一方面建設。立刻拆掉已經搭好的司令台，召來加倍又加倍的工人，按照戴先生的指示，從新漏夜着手搭建。郭斌、王兆槐一夜沒有睡覺，劉啓瑞也陪着呆了一夜。第二天早上七點多鐘，戴先生來了

，看了看重新搭好的司令台，笑了。劉啓瑞、王兆槐也跟着笑了。

戴先生對於任何一件事情，一定要做到盡善盡美，一點也不能馬虎，做不好重來。跟他工作的同志，自然而然都養成一種事事認真的習慣，做不好絕不放鬆，改建司令台就是最好的例子。

勞建白忠誠正直

不要十萬要走路

建白吾兄：

頃間晤談，已悉兄之心志。本局經濟之困難，盡人皆知，弟之所言，完全係顧慮到吾兄家累之重，擬有所相助也。吾人十餘年共事，弟固不願兄之離去。但兄十餘年工作之經過與同志相處之情形，兄必甚明瞭。故今後之去留，須兄自行作最後之決定也。

弟笠手上 五、一、下午四時廿分

這一封平平淡淡、誠懇懇、充滿人情味的信件，局外人看來，誰也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。實際上，這一封信裏面包含着件很動人、很有趣的故事。

民國三十三年，勞建白因為工作不滿意，去找戴先生理論。勞建白是湖南人，人們常說湖南人驕子脾氣，勞建白驕子脾氣發作，同戴先生爭論起來。戴先生說他經過多年的磨練，還是同在黃埔時一樣孩子氣。他不管戴先生說什麼，硬是不幹了。

「好！」戴先生賭氣地說：「給你十萬元，你走吧！」

「戴先生！」勞建白的火氣更大了，他說：「你看錯人了。我勞建白不希望你的十萬塊錢，祇要你讓我走就成。我現在就走，不要你的一文錢。」

勞建白負氣走了，心裏覺得很輕鬆。想不到，當天晚上，戴先生給他送來前面這一封親筆信。勞建白把這封信看了再看，感激流涕，痛哭一場，一夜也睡不着覺。第二天一早，給戴先生寫了一封道歉的信，錢沒有要，路也沒有走成。勞建白的信：

兩公鈞鑒：

手示奉讀，感我公精神之偉大，義薄雲天；愧粗鄙之無能，空懷熱血。職以深受黨國培植。團體薰陶，故不敢妄自菲薄，而自絕以絕人。袁子才謂：「以前種種譬如昨日死，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，」自當視為經典也。老驥伏櫪，亟思遠行；髀肉復生，英雄氣阻。我心似水，伏唯鈞命是聽。專此敬祝
崇安！

職勞建白親筆

戴先生給勞建白的信最重要的兩句話：「吾人十餘年共事，弟固不願兄之離去也。」戴先生說過給他十萬元，想不到他却說不希望，戴先生又不能收回這句話，實際上，戴先生也真想送他一些錢，才在信裏說：「本局經濟困難，盡人皆知，弟之所言，完全係顧慮到吾兄家累之重，擬

有所相助也。」

戴先生的這封親筆信，現在還保存在勞建白的手裏。

勞建白黃埔軍校第六期畢業，在廣東入伍時，同戴先生是同一個連，第六期入伍生第一團第十七連。那時，黃埔的情形非常惡劣，各級黨部都被共產黨分子把持，把國民黨同志壓迫得喘不過氣來。勞建白性情剛烈，忍受不了共產黨的壓迫，時時露出不滿的態度，幾次想起來反抗共產黨份子。戴先生怕他鬧出禍來，一再阻止他，規勸他，不讓他隨便說話，不讓他輕舉妄動。起初，勞建白覺得戴先生老氣橫秋，年紀幾乎大了他一倍。心想：這個人年紀那麼大，大概是個投機份子吧？不是來革命的。後來，看到他慷慨義氣的作風，又處處照顧他，懂得的事理比他多得多，才對戴先生有了信仰，服服貼貼聽從規勸。所以，一直到十六年清黨，勞建白能够安然無事，沒有被共產黨整掉。

戴先生很念舊，他很了解勞建白的個性，所以，勞建白參加軍統局的工作以後，戴先生對待他，仍舊如同在黃埔那個樣子愛護他。民國二十九年，我擔任局本部督察室主任，勞建白任重慶稽查處小龍坎檢查所所長。我每次路過小龍坎，總會看到他手執紅旗，在那裏辛勤工作着。有時車輛較少，他會讓我到他所裏談幾分鐘；有時車輛多些，他忙得離不開崗位，祇能打個招呼。

傳說扣留丁維汾

自從汪精衛逃離重慶，在南京成立偽組織，

有些與他有關係的人，企圖逃走，去當漢奸。這種人有四、五百個，奉命暗中管制，不准離開重慶。假如溜走一個，戴先生就吃不消。管制交通、檢查汽車，就是防止這些人溜走。勞建白知道責任重大，不敢放走一個，所以，日夜工作，不敢有絲毫疏忽。不過檢查汽車是一件出力不討好的工作，既辛苦，又受氣，非任勞任怨不可。有許多中央大員不知道為什麼要檢查汽車，不知道檢查的重要性，檢查人員又不能向他們說明檢查原因，因此，他們認為檢查他們的坐車，是看不起他們，不給他面子，甚至誤會為侮辱他們，常常對檢查人員予以責難。

有一天，中央委員丁維汾先生乘車路過小龍坎，勞建白手執紅旗，命令停車。司機覺得車上坐的是丁先生，你憑什麼敢要他停車？硬是不買賬，想闖過紅旗，但又不敢把手執紅旗的人撞死。結果，車子打了個轉，停在右邊。按照當時的交通規則，車子應當停在左邊，不能停在右邊。（那時汽車司機坐在左邊，行人車馬靠左邊走。）停在右邊，就是違反交通規則。汽車停止以後，丁先生的副官下了車，非常生氣，把勞建白大罵一頓。他沒有想到，勞建白比他還威風，立刻把他抓到檢查所，然後，數說他的罪狀：

第一，檢查是政府的規定，任何人都應當接受檢查，拒絕檢查就是反抗政府的命令。

第二，停車應當停在左邊，現在停在右邊，就是違反交通規則，違反交通規則，應當予以處罰。

勞建白理直氣壯，把那位副官數說得目瞪口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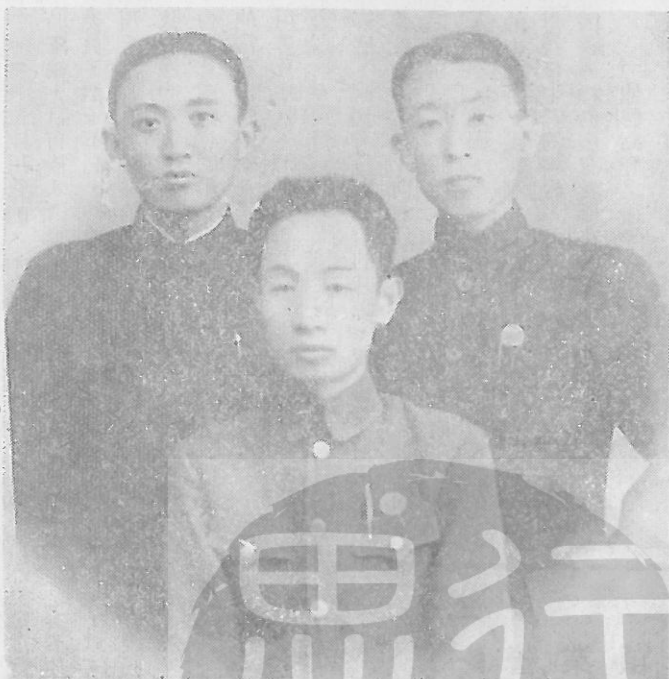
呆，自知理屈，一再道歉，說明車上坐的是丁先生，勞建白才把他送回汽車。此事發生，丁先生坐在車上，始終沒有說一句話。勞建白既然知道車上坐的是丁維汾先生，所以走到汽車的旁邊，向坐在車上的丁先生敬了一個禮，把汽車放行。勞建白非常天真，他以為汽車既已放行，他又向丁先生敬過禮，事情就算結束了。

小龍坎檢查事件發生後第二個星期一，中央舉行總理紀念週，丁維汾先生沒有出席。

「丁先生怎麼沒有來？」委員長看見出席的人當中沒有丁維汾先生，突然詢問。
「丁先生被稽查處檢查所扣留啦！」有人這樣回答。

那還了得！檢查所居然敢把丁維汾先生扣留，不能出席總理紀念週。委員長聽說，很生氣，命令徹查。稽查處屬於重慶警備總司令部，警備總司令劉峙將軍一聽檢查所闖下大禍，很是着慌，也很生氣，立刻找稽查處長趙世瑞去，大發雷霆。很顯然地，妒忌戴先生的人，借題發揮，想把問題擴大，來打擊戴先生。戴先生呢？非常坦然，他的工作同志有了差錯，他絕不袒護，該怎麼辦，就怎麼辦。他心裏明白，勞建白脾氣不好是天性，但是工作認真，並不算差誤。所以，當局本部傳說勞建白闖了禍，戴先生却始終沒有公開責備過他。戴先生告訴趙世瑞，帶勞建白去見劉總司令說明經過，任由他去處置。

本文作者喬家才先生（中坐者）民國廿八年在蘭州甘肅省政府保安處服務時與同事友好合影。



勞建白把經過情形報告了劉總司令，他才明白，檢查所並沒有扣留過丁先生，而且勞建白處理這件事，也沒有錯誤。可是問題鬧得委員長都知道了，該怎麼辦呢？當然，勞建白的檢查所長不能再幹了，並且告訴勞建白，受點委屈，處以約束兩星期的處罰，來了結這一件事。

小龍坎事件，雖然勞建白吃了一些虧，可是收效却很不小。因為這一件事鬧得那麼大，中央大員差不多都知道了，無形中起了一種遏阻作用。他們知道檢查人員辦事認真，什麼也不怕，自然然而，不敢自以為地位高，再拒絕檢查，自討無趣了。因此，給檢查人員打出一條坦白的道路，減少了許多麻煩。

平凡的傑出人物

勞建白曾撰寫過一篇紀念戴先生的文章，敘述黃埔入伍時的生活情形，非常有趣，那是極珍貴的史料。他和戴先生同連入伍，在一起生活將近一年，別人就寫不出這樣真實充滿真情的文章。

勞建白的紀念文章是這樣的：

「民國十四、五年之間，正是軍閥們殘民以逞，為害國家最烈的時候。故有識之士均懷有為天下之憂而憂的沉痛心情，尤以青年學子更是熱血沸騰，不惶寧處。廣東為革命策源地，黃埔——無形中成了他們心嚮往之的聖地。而正值內戰方酣，去廣東要不是經過軍閥盤據的地區，有鼎鑊自甘的精神，就必須跋涉千里，以嚼風霜之苦的經歷，才能如願以償。

「我是在長沙有三千人報名，僅僅錄取六百入，其中的幸運者之一。由長沙步行，於十五年九月下旬才到廣州市。於華寧里旅館中寄宿一宵後，即往長堤天字碼頭黃埔軍校入伍生部報到，被分發至北教場汪營長處編組受訓。不數日，又被撥至沙河第六期入伍生第一團十七連。至此始

心情稍定，一切均已步入正軌，與同學們始漸有交往。

「一位四川籍的××（係共產黨份子，清黨時離校，自首後入南京黨務學校）係連黨部執行委員，個子不高，外貌和善，頗工心計，嘗借書刊給我，故頗為接近。而與我同一課桌，坐在我右邊的戴笠，反而不能引為同調。有時候我還會有意或無意的用右肘去妨礙他看書寫字。因為他常有把頭偏向一邊的習慣，口又常常張開，不用鼻孔呼吸。尤以星期天常來找他的那位朋友（徐亮），臉斜腿細，聲音柔弱，更不能使人發生好感。直到有一天自習的時候，他在桌子上用一張最大的信紙，向右邊斜斜的放着，偏了頭，用毛筆在寫信。我始覺得頗有款意似的，向左邊讓了一讓，而眼光無意中看到了他那雖有體實頗怪的大型字，正在寫「心香一柱遙祝健康」，向他母親報平安的家信，這才引起了我心內的共鳴，因我那時也正有老母在堂。

「他信寫好之後，才毫不經意的微笑着，隨便問了我一聲：『你是不是也需要寫家信？』至此，我們才正式有了交往，也常討論些學術上的問題。對主義、對時事，我才有了更正確的認識，因此也奠定了我對三民主義信仰的基礎。他平時很少說話，但言必有中，行事為人，則頗有古俠士風，且常以母教自勉兼以勸人。

「駐防東莞，實行清黨時，由於他的建議，致使本連清黨工作進行得十分順利，更加表現了他卓越的才識，因而使他也成為十九連同學的人望。至於他是否當過連黨部執行委員，因時隔五

十年，已不能確切記憶了。但當時的連黨部執行委員均為共產黨份子或其同路人，因為他們有黨組織以資運用，以為把持黨務的工具。

「不久之後，他因參加騎兵營，我們也就分散了。以後多少年都無聯絡，一直到二十二年，我在軍校任少校區隊長時，在鷓鴣巷見了他，他請我吃飯，並且拿校長蔣公給他的命令給我：

台北市銀行設立之六大宗旨：

- 一、調劑本市金融
- 二、協助市政建設
- 三、代理本市市庫

「在杭州警校服務兩年，即無條件保送德國留學。『勸我去杭州工作。基於老同學的情誼及有去德國留學的希望，從此就作了他的部下，永未逾越，也再不敢當面叫他戴笠了。』

- 四、鼓勵市民儲蓄
- 五、融通工商資金
- 六、提供便民服務

營業項目

便民服務項目

- (一)代繳公用事業月費
- (二)調撥代收代付
- (三)代繳稅捐
- (四)代客買賣有價證券
- (五)出租保管箱

貸款業務

- (一)協助市政建設貸款
- (二)一般工商企業貸款
- (三)購屋貸款
- (四)小本貸款
- (五)外銷貸款
- (六)多項承兌保證業務

存摺業務

- (一)支票存款
- (二)活期存款
- (三)定期存款
- (四)各種儲蓄存款
- (五)國內匯兌

- (一)開發及收受信用狀
- (二)收購輸出匯票
- (三)收兌外幣及國外付款之票據
- (四)代收國外票款
- (五)代收進口票款
- (六)代付國外匯票及國外銀行發行之旅行支票
- (七)出售外幣即期匯票及外國銀行發行之旅行支票
- (八)外幣存款
- (九)進出口放款
- (十)擔保付款之保證

地址及電話

總行：青島西路七號
 企劃部：公園路三號
 營業部：長安路五號
 儲蓄部：南京東路一段卅六號
 國外部：南京東路二段卅八號

三三八
 三六六
 三六一
 五五二
 五六一
 四一六
 六一〇
 一〇一
 一〇三